



红色足迹

提起哈达铺,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央红军长征在此的历史转折:初步决定到陕北去。

由于工作缘故,我曾多次到过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2025年6月末,我应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参加由该校牵头与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联合举办、9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参加的“红色资源协同发展”专题座谈会。

一下高速,我们迎面便见到醒目的红色标语——“万里长征路,福地哈达铺”。刹那间,记忆仿佛被一股无形之力拽入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它让人不由得想加快脚步,走进这座承载着革命记忆的小镇,探寻那段红色历史。

哈达系藏语,为藏族同胞与客人见面时敬献的白丝巾或纱巾礼品。据史料记载:哈达铺原为哈达川,明代在哈达川设铺,故称哈达铺。哈达铺原属岷县,新中国成立后划归新成立的宕昌县管辖。

1935年9月18日,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的街道上,迎来刚刚经历腊子口战斗的红1军团官兵。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腊子口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路上遇到的最后一道天险。聂荣臻元帅曾对此战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就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活了。”腊子口战斗,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彻底破产。当时,官兵并不知道,在哈达铺这个看似普通的商贸小镇,命运即将因几张泛黄的报纸而发生历史性转折。

哈达铺,从此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它成为长征路上重要的“加油站”,红军落脚陕甘的重要“决策地”。

行走在哈达铺的街道上,两旁红色历史的印痕仍清晰可见。目光所及,仿佛穿越了时空,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撞个满怀。

90年了,由三间北房和十一间临街铺面组成的义和昌药铺至今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主力红军翻越岷山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哈达铺镇。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义和昌药铺后院的三间平房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司令部一起住在离义和昌药铺不远的“同善社”内。

如今,凝视着那些浸染岁月痕迹的砖墙,仿佛仍能看到药铺里昏黄的灯光透过木格窗户,映照出毛泽东和张闻天

又到哈达铺

■褚银

伏案工作的身影。

沿着“红军长征一条街”前行,“邮政代办所”旧址便映入眼帘,墙上“保护邮局”的标语依稀可辨。哈达铺邮局虽小,却成为历史转折的见证者。当时,云集此地的药商希望通过报纸掌握时事、了解市场信息,政府便在此特设了“邮政代办所”。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党中央在毛泽东的住处召开会议。在分析形势后,会议初步决定改变原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到陕北去开辟根据地。会议正式确定执行俄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简称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的成立,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对实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

“哈达铺整编”虽时间短暂,但内容丰富,既有改善生活、恢复体力、补充给养的休整,也有优化建制、强化领导、扩充兵员的部队整编,更有分析形势、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思想动员。特别是党中央在哈达铺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初步作出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这对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命运,“北上抗日”的早日实现,都产生了

农场一兵

■余佑学

承担着军粮供给、戍边屯垦等职能,在国民经济和军队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分配到这里的官兵与作战部队一样,都需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革命有分工,岗位有不同,但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分工作种类,只要你想有作为,啥岗位都能做出成绩。”

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每天军号声响起,我们和其他部队一样出操,但不一样的是工作环境与内容。广袤天地是我们的“战场”,各种机械、劳动工具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这里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5月飞雪是寻常。记得1985年5月,万亩麦田刚刚拱出地面,怎料狂风铺天盖地,半夜下起鹅毛大雪。翌日中午,队长带我们来到田埂上高兴地说:“瑞雪兆丰年!今年要加油干。”我用手刨开厚厚的积雪,只见凝结成蜂窝状的积雪覆盖在麦苗上,晶莹剔透。

在雪水滋润下,麦苗快速返青、拔节,官兵抓紧给大田除草、施肥。在时序

深远影响。9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当时的中央红军总部作战参谋孔石泉后来回忆:这个消息给历经磨难、几近绝境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就像在茫茫的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

沿着岁月铺就的小路继续向前,眼前正街两侧,仍有不少店铺保留着传统的商住格局——两旁林立的商铺,烟火氤氲的人家。记得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一扇扇陈旧的木板门静穆伫立,如同历史的守门人,斑驳的油漆早已在岁月的冲刷下片片剥落,露出内里粗糙却坚实的木纹肌理。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像是岁月刻下的皱纹,又似被时光打磨过的筋骨,无声诉说着往昔的热闹与沧桑。

随后,我们走进一座被时光浸润的四合院——“同善社”。这是一座低矮的木结构两层楼房,一楼曾是红军司令部和周恩来的居室。院中的海棠树至今仍枝繁叶茂,枝头上还挂着果实。

离“同善社”200多米的“关帝庙”,是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的旧址。在毛泽东宣布决策的组雕前,我眼前仿佛浮现出伟人当时做行动方针与任务报告时的情景。杨成武将军在《突破腊子口与哈达铺整编》一文中写道: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在“关帝庙”东南不到100米的地方是“张家大院”,曾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从院中望去,东、西、南三面房屋均是原有建筑,北房是按原貌恢复的三间二层木结构楼房。楼上是贺龙居室,楼下是任弼时、刘伯承、萧克、关向应的居室,东厢房是李达居室。

我们漫步在红军街上,寻找那些散落的历史遗址,触摸历史的温度。

离别之际,回望这座被青山环抱的小镇。郁郁葱葱间,《长征组歌》旋律在脑海中响起。我在想,哈达铺之所以成为独特历史地标,不仅因其丰饶的物产、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机缘,更因为这里的老百姓用质朴的方式滋养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如今,90年了,这座红色小镇依然在历史长河里闪闪发光,用珍贵的文物、老商铺里的故事、百姓口中的传说,为每名参观者注入精神力量。

节令里科学种田,就能看到麦浪翻滚、瓜蔬匍匐、果满枝头。大地上一派蓬勃壮阔的画卷,让官兵成就感满满。

“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战斗是英雄,生产当模范”的思想教育逐渐浸入骨髓,我一颗躁动的心渐渐平复,打算就在军农场好好干。

后来,我又陆续被调到炮团、工兵营和坦克师等单位工作。在军营10多年,很多往事模糊不清了,唯独从事军农生产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现在仍常梦到抢收抢种的场景,曾经的辛劳磨砺也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不竭动力。

我的兵之初源于在广袤田野摸爬滚打,看到向日葵的灿烂若霞,闻到麦田的悠远醇香,亦有咸湿的汗水流过脸颊脊背。从事军农生产,让我更加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懂得粮仓充实的国度,才能孕育无往不胜的钢铁洪流。农场一兵的自豪感就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岗位虽平凡,但作为不平庸。

如叫《赤胆忠诚》,既贴合歌词里的情怀,也更衬咱们的使命底色。”教导员的话让两人若有所思。

敲定了歌名和创作方向,韦钰滔和尹星辰立马扎进了排练室。没有专业录音设备,他们就用手机反复录制,删减冗余旋律,强化鼓点节奏;没有充足排练时间,就在训练之余、熄灯号前的间隙聚在一起。韦钰滔逐字斟酌歌词,让“金甲映日,忠诚书写辉煌”“使命如山,誓言响彻昆仑”生动传递军人的赤诚;尹星辰则专注调整旋律节奏,将“这一生坚守初心滚烫”“忠勇激荡气贯长空”的段落修改得更具力量,贴合军人本色。

“《赤胆忠诚》的歌词,就是我们拉练时咬牙走过的路。”排练中,尹星辰的这句话恰好被路过的战友听见。大家纷纷停下脚步,不知不觉间便围拢了一圈人,共同聆听这首浸满初心与忠诚的乐章。

第五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军队选手讲稿摘登

南沙女儿

■徐启薇

在我家中珍藏了很多来自南沙的信件。小时候母亲常给我读这些信。信中的白沙滩、玻璃海和成群的海豚,是我对南沙最初的憧憬。2019年,我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从军校毕业,母亲希望我离家近点,而我选择了南沙。

记得上礁第二天,警铃骤响,我们会副武装、冲向岗位,那身行头加起来将近30斤重。老班长对我说:“南沙情况复杂,尤其是过节,连睡觉都不能放松警惕。”我在南沙的第一个中秋节,就是在一连3天的警铃声中度过的。

一段时间后,这片曾经向往的大海,成了我眼中熬人的“苦海”。想到自己一年到头只能守在这里,我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我对父亲说:“爸,我想回家了。”

那天,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把几本日记递给了我。那晚,翻开父亲的日记,我发现日记的内容和家书完全不同。

1995年,父亲来到南沙。那时,吃的基本是干粮和罐头,每人每天只

发一小杯淡水,刷牙洗澡用的都是积攒的雨水。

日记中记载,一天,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飞到岛礁上空。飞机飞得很低,最低时只有十几米。这样的压迫感,也许会让人恐惧,但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人在礁在,我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这里。”

那年,时逢抗战胜利50周年。日记中的一句话,直击我的心灵:“南海这片‘祖宗海’曾被日本侵占,抗战胜利后,才重回祖国怀抱。守礁的日子虽然苦,但 we 和先辈们一样是在捍卫国土。”

翻开一页页日记,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的家书和日记,要拼在一起读,正因为有了日记中的坚守,才有了家书中的美好。日记的最后一页,父亲只写了一句话:“今天女儿接我的班,南沙交给我放心的人。”

如今,我在南沙已经6年了,我的皮肤越来越黑,但我越来越像南沙的女儿了。后来,我将父辈们的守礁故事排成文艺节目,带到各个岛礁演出。一次演出时,警铃大作,所有人如

离弦之箭冲了出去。警报解除后,又下起了暴雨。正当演出面临取消时,战友们却连装具都没来得及脱下,就匆匆跑来。望着他们期盼的眼神,我们下定决心,哪怕是再大的风雨,也要把故事讲给战友们听。这些故事,像暴雨中浇不灭的火把,将战友们的心烧得火热。

演出的最后,我们共同唱响了《南沙卫士之歌》。风声、雨声伴着歌声,雨水、汗水和着泪水。我发现,虽然他们大多是“00后”年轻人,可当警报响起,他们就是守护海疆最英勇的战士。在南沙,我们守的不仅是这片清澈透明的大海,更是“锚定祖宗海、不失一粒沙”的领土主权和尊严。

看,“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14个大字熠熠生辉,这是胜利号角在南海上空最有力的回响。新时代的南沙儿女,正为建设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而不懈奋斗。面对国旗,我们高举右拳作出庄严承诺:“南沙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作者单位:91129部队)

浴血护瑰宝

■巨文辰雪

在国家图书馆,陈列着一部饱经沧桑的经书——《赵城金藏》。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经,全世界仅此一部,被誉为国宝。当我们仔细端

详个别卷册的封皮页脚,还能依稀发现斑驳的血迹和汗渍——它们见证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护宝往事。

1942年春,日寇的铁蹄肆虐三晋大地。日军华北派遣军的作战地图上,赵城县广胜寺被重重圈红,侵略者觊觎已久的国宝《赵城金藏》已被锁定。几番威逼利诱索取未果,日军决定武力夺取。

当时,党中央令太岳军区抢救运经书、严密守护,可想要在日军眼皮底下抢运转移近5000卷经书,无异于虎口夺食。

夜半时分,八路军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潜入广胜寺,叩开山门。住持警

觉地看着他们说:“我说过多少遍了,寺里没有你们要的东西。”“我们是八路军,日本鬼子就要动手了!”住持定了定神:“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

他知道自己苦守多年的经书,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守护者——“跟我来!”

借着月光,八路军官兵跟着住持拾级而上,打开密道,抵近琉璃塔二层,经书就藏在佛像底座里。官兵小心翼翼地撬开青砖,把经书一点一点往外搬运。

500卷、1000卷……眼看胜利在望,不远处日军据点的灯突然亮了,观哨哨的战士冲了上来:“鬼子发现了,时间不多了!”塔下的战士们解开绑腿,撕开背包,20多卷一捆,开始往外搬运。其中一支小分队奉命留下阻击敌人,出发前说了一句话:“经不走,我们绝不走!”运经的队伍迅速融入了黑夜,后方响起激烈的枪声。黎明时分,经书脱离了险境,可负责阻击的战友却一个都没回来。

不久,日军对太岳根据地展开大“扫荡”,数万敌军以“铁壁合围”战术,杀气腾腾地扑来。八路军官兵每人背着20多卷经书千里转战,饿了吃树皮,渴了喝河水。当队伍来到涧河时,这里

没有桥也没有船,官兵只好将经书顶在头顶,蹑足齐腰深的河水里,小心翼翼地前行,生怕有一滴水溅在经书上。

这时,上游突然冲下一截被大雨冲断的日军浮桥,浪头劈脸砸来,有人跟踪栽倒,却猛地把背包往头顶上举。经书在浪里晃了晃,却半点没沾到水。

在反“扫荡”的两个月里,他们始终把经书捆在贴身的背包上。有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手里还紧紧攥着背包绑绳不放。反“扫荡”斗争结束,4813卷经书一卷未失。

1949年,《赵城金藏》安全运抵北京。7年守护,千里辗转,国宝终于迎来了重现的历史时刻。

祖国大好河山,寸土不能丢;民族文化遗产,誓要护周全。党和人民所需,国家利益所在,就是我们革命军人的使命所系、岗位所在。我们愿以生命赴之、用信仰守之!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



兵味一得

每当我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咱当兵的人》等熟悉旋律时,精神总是为之抖擞,心中犹如海浪漾起层层波澜。

1984年,我终于圆了参军梦。一列绿皮火车把我们一群新兵带到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一座军营里。新兵训练还没结束,我就被分配到军农场。我本是冲着操枪弄炮而来,没承想却种起更大块的田地。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好意思给家人、同学写信。因为通信地址不管怎样写,都少不了“军农场某某分队”字样。虚荣心的怪怪,让我有些失落。我想,自己志在军营广阔天地有所作为的理想,恐怕就此搁浅。

我的失落情绪没有逃过场部领导的眼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军队农场是基于战略需要建立的农业生产基地,

“迷彩之音”创新歌

■石页



迷彩青春

周末,陆军某部排练室飘出阵阵歌声,路过的战友都放慢了脚步,扒着门往里看。这是该部军士尹星辰、韦钰滔等在演唱他们刚创作的《赤胆忠诚》。歌曲旋律不复杂,却听得人心里热乎。

这个小乐队叫“迷彩之音”。说是乐队,其实就是几个爱唱歌的战士凑的。没特意组织,就常在饭后、午休前去排练室弹弹琴、唱唱歌。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创作一首饱含真情的军旅新歌。

创作契机始于一次高强度野外拉练。彼时,队伍仍在途中,韦钰滔和战友们早已脚步沉重、浑身酸痛,仍咬牙坚持。就在这时,夕阳穿透云层洒向远方山脉,金色光芒铺满山脊,身旁飒扬的鲜

红旗帜,在风里猎猎作响。这一幕瞬间触动了韦钰滔的心,“不退缩,鲜红的旗帜指引方向”的词句涌上他的心头。长久积蓄的情感,家人的期盼、战友的情谊、训练的汗水,还有心底那份“清澈的爱”,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

当晚,韦钰滔“刷刷”写满了一张纸。第二天一早,他找到同样热爱音乐的尹星辰,把这些灵感碎片全盘分享。尹星辰听完产生了共鸣,两人当即决定把这些带着军旅温度的灵感创作成歌。琢磨半天,他们把歌名暂定为《热血咆哮》的初稿拿去给教导员李俊荣看。李俊荣看着曲谱,认真地说:“军歌不用太复杂的编曲,简单、有力,战友们才能唱得响、传得开。”接着,他又用指尖点了点歌名:“《热血咆哮》少了厚重感,你们写的是拉练中的坚守、旗帜下的信念,主要是表达‘忠诚’,不



阅图

红星映初心

林峰摄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南部战区某部开展“描绘红星,回望初心”主题教育活动的情景。他们结合描绘五角星、传颂连史、重温誓词等活动,激励官兵在艰苦的地方扎根,用忠诚与汗水奏响青春之歌。作品采用无人机高空取景拍摄,记录了官兵参加活动的瞬间。

(点评:唐成)